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錢通卷三十

明 胡我琨 撰

十三之閏

錢牘終可無閏也其不終乎不在歸餘之算也
以瓌課劫全策猶之置其氣以逆其朔盈弗益
也虛弗損也何也無齟財也命曰錢閏閏者徵
積以待通也故閏曰十三

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僕社鬼聽之若不賽者俾墜

其師無克復國

東坡志林

隆興間德壽宮與六宮並於中瓦相對今修內司染坊設著位觀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燈買市簾前堆朶見錢數萬貫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貫者犒之二貫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魚羨南瓦張家圓

子之類

癸卯雜識

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
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並風俗如此
殊為可笑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
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
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
則此事繇來久矣

雜識

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惡
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二六十月則照東三七十一月

則照西四八十二月則照北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

月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迄今不改

雲麓漫抄

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淺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擊興世興世擊破走之顛怒胡不戰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敢進興世遣兵擊而虜之進逼胡營胡不

能制遂遁去顛亦走

會編

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鏞鹽鐵使程昞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瓘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鏞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

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

可信上以為然

俱同上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

應者遂崩

宋史

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得治田

蠶萬倍錢財自入

博聞
鉅釘

八月辰日捨錢一文倍還富貴

同上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
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
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
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
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
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
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獲吾車拭吾履

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壁

有七何藏其一耶伯叩頭出之

搜神記

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可治小兒驚風

博聞
餽釘

以賣馬錢娶婦令多惡病夫妻別離

同上

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

睽車

志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於禁中結伴擲金錢為戲

開元
遺事

真宗皇帝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歡笑無間忽問

酈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
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
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大喜曰甫詩可為一

時之史

玉壺
清話

江西鍾氏既滅子匡範歸武肅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
一云玄宗御玩遺在西門門客獻鍾鍾常寶之武肅回
帶賜錢二萬緡範因登碧波亭命與許彥方擊楫而行

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岸大為驚賞

僧贊
傳載

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

三者

小
說

桓公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修短星
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慮五十年
不論耳繇是大忤温旨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
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

裁無繇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習問其故星人
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
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
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習
鑿齒之言對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
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天中記

陸宸援學士承旨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
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例宸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

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同上

自大厯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
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
重歛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

曰自今債帥鮮矣

會編

晉王以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強取
人一錢以上者皆梟首於市城中肅然

同上

秦二十一年鑄金狄十二釋氏之源本霍去病討休屠

王獲其祭天金人武帝以為神列於甘泉宮魏黃初元年徙長安銅狄重不可致或言金狄泣因留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共摩銅狄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日已近五百年矣董卓毀其九為錢符堅毀其二為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晉軍至髻

不復出

述異記

秦檜惡趙鼎居越偏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

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

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詔降官為秘書少監

宋史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
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致書稱侄請行冊禮

會編

時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知永興軍事議多異同故分
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
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不見從及出巡邊嘗置侍

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

其見輕侮如此

同上

貞元初邢君牙為隴右臨洮節度使進士劉師老許堯
佐往謁焉二客方坐一人儀形甚異頭大足短衣麻衣
而入都不待賓司引報直入見君牙拱手于額曰進士
張汾不敢拜君牙從戎多年殊不為怪乃揖汾坐俄而
有吏過按宴設司失錢物君牙閱歷簿書有五十餘千
散落為所繇隱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處汾乃拂衣

而起曰且奉辭牙謝曰某適有公事畧須次遣來有所
失於君子不知遽告辭何也汾對曰汾在京之日每聞
京西有邢君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與吏論三五

十錢此漢爭中君牙甚恠便放吏與汾相貌

狂奴傳

楊可告緡徧天下

告民匿緡錢不筭者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

曹郎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没入
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徙奴
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

莽為大司馬時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吏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

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令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寧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十大將半之士卒百緡竭公

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

會編

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過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罪汝時功臣

驕橫繇是稍肅

同上

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

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
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
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繇是江淮間曠土益闢桑柘
滿野國以富強

通鑑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
拒之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
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日擐甲胄號令軍士吳
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溫募生獲叛

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
初吳時賈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門使告之曰
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

會編

唐罷告身綾軸錢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
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侍郎劉
岳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後
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錢厥費無多乃奏罷之是後試
銜帖號所除浸多乃至卒伍胥使皆得銀青階及憲官

歲賜告身以萬數

通鑑

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王
竑官爵有司簡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
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
輩非時不敢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
惜嘗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
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

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
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

歸田錄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讐從之沛中豪傑吏皆往賀蕭
何為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堂下註進與賈同

彙苑
詳註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西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
數事於懷公在簾下熟視不問後為宰相門下廝役皆
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請曰相公獨遺某何也

公憫然語曰爾憶江西盜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
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安敢以盜賊薦耶與爾錢三百
千可自擇所安既已發汝平昔當有愧於吾不足復留
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賢奕
編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
之墓隣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
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
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欄

疑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

結如此

潛溪文集

李珣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珣繼其業人與之糴珣但授之升斗使其自量每升只取兩文利息以養父母不論時貴時賤皆然歲月既久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珣以實對父嘆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各用出入升斗以恣多取雖官司春秋較權不能禁也吾早悟之只一升斗自謂不偏矣汝今聽其自量吾不及也衣食

豐給非神明之相耶

因果錄

紹興間淮陰有小民喪女經寒食恨無以為薦其母截髮賣錢六百文欲請僧作佛事忽有五僧過門迎僧以入五僧互相推托良久獨一僧入因訪諸隣得金光明經一部諷誦竟回向就齋而去向四僧見而邀之到一酒家未及座聞窻外有聲呼之曰轉經僧莫吃酒僧問何人泣對曰我看經家亡女也淪滯冥途日久今蒙師課經功德方得脫罪超生師若飲酒破齋令我依前沉

墜言已不見僧慙而罷其後五僧謹持齋戒念佛看經
皆證極樂所謂一鬼度五僧此之謂也

同上

後蜀李特為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
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
姓曰暉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
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
劔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

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
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
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
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
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
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
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
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

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
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小亦曲廩君望如穴狀嘆曰
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如此柰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
階階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
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
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簿賦斂之口歲出錢
四十巴人呼錢為賓因謂之賓人焉數傳至特歷勢凡
六世僭偽位而滅

史異編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苑官管
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釀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錦
厯鍾馗爆伏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正月初二日早進
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迎兩殿并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
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迎親扶太上升輦至損齋進茶訖
至清燕殿看書畫翫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十色
熬煮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萼綠華堂看
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用錢處

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

辟寒錄

黃巖戚存心者貧而有膽豪士也有富人子戲之曰厲
壇第七格中有錢三百君夜取之乎曰可其地僻寂攢
棺甚衆常白晝魘人富人子因令人置錢第七棺仍令
潛聽之頃之羣鬼曰戚侍郎來盍避之戚來取錢去明
日富人子賀曰君是貴人也言其故而厚贈之後登進
士累官工部侍郎

粹語

婦顧氏騎犂二驢適市二隨之行兩相語婦因知二無

室僅有一母曰妾無夫家在通州亦僅一母倘得為君婦合力以養二慈糟糠固其分也二大喜即與偕歸見母為婦矣明日婦為書願驢屬姑往迎其母而解錢五百餘屬二往何關門家買青布一端為二作長衣既得矣婦故陰截其一段令二往更長者何以布名家稱關門者言閉戶而人求之也奚有以殘布給人之理因擊二頰數下二歸言狀婦即醜二死而騎驢往詰於何何大懼出七十金求釋已婦持金騎驢去不知所往適通

州姑歸言何常有母惟榻有死子並驢失焉

同上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之下云

攤蒲四數也

聊瑯代
醉編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為戲要以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遊盡得其通神之術繇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

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窆字敬

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
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窶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
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
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
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
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遊為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
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
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

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
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偽為寶術以售於時後皆
敗亡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
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
願與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
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
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
餘技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

寶齋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同上

東方朔云侏儒長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三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方朔飢欲死上大笑賜之

風俗通

德宗正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憲宗時商

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

趣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食貨志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
與之謀乎普曰使桑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
塞破屋子矣

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當卧病家人私藝紙幣以祈
福嗣宗大呼而止之曰神苟有知豈枉法而受賄邪

宋撥

遺

邵康節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燔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類也苟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嗚呼士知修內不欺諸已外不欺諸人可謂修已已嗚呼士誠有立耶上不怨於天下不忤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愧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卹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慝自危則區於禍福以壯其毒聞

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假之以楮禱穰
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
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獨超於衆謬行不徇於
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禔祥之苟求蓋精修之不媿則
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錢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嗚呼豈
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倚

季布傳數招權顧金錢注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勢
以炫燿也

灌夫傳夫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
乃效女兒曹咕囁耳語

支子曉起憑欄濯纓清沼俄見遺錢周郭肉好文曰開
通字曰元寶水蝕沙饜色澤晶晶先生曰太空無滓我
心則夷曾是阿堵而乃來斯少選錢形漸隱化而為人
伸臆鼓唇長揖而呻曰我上清元君也先生弗察迫而
辱之敢以意宣我族綦貴我胤實蕃軒貨惟百虞品有
三夏陘洪水鑄彼歷山湯罹赤地莊山是劉姬闢泉府

宋易純環文德一甲淮南青蟬夢之者侈青衣之號聚
之者擅王老之譚我為世用與天地參先生弗察而謾
爾譎譎支先生曰汝侈其貴我嗟其穢汝炫其族我畏
其黷瓦擲寧歆囊空少陵和嶠昵汝而成痼癖蕭宏耽
汝而獲愚名曾是阿堵而溷先生上清元君曰先生之
言亦已太甚綦母等我於乾坤魯褒讚我為通神在昔
上古代為世珍中古多營我遂役人司馬弗綱兄兮我
親逮茲叔季為父為君三槐九棘儼若神明繫我寓情

於醕醢倏然目炫而心傾高牙大纛氣燄熏天我托苞
苴以將事立使其頤指而周旋試闡扁鐻崇深戳薛鳥
飛不下鼠嚙無穴我為關節高科晨揭銓司體裁錚錚
烈烈政典昭回孤稜截鐵暮夜一投美臚如掇爰書顯
附三尺象懸我能利真鋼而繞指何方杓之不負白簡
皂囊筆底風霜揚眉吐氣如虎如狼匪我制之孰挫其
鉞兩富齊聲割衿世講升沉倏移盟言反掌繩樞下品
暴致千斤仰拔名閥姻連晉秦刎頸締交椎牛軟血情

隔富貧覲面胡越累世忿爭賀首之讐稍沾濡沫義洽
分投襖被暑雨胼胝祈寒晨興夜寐僅給饔餐堅銳彌
券奮勇無前匪固輕生俘馘是先倚門之艷強笑追歡
盡墮帷薄以冀錦纏青襟啞啞口吟自披飢吻嗷嗷覲
潤膏脂揮塵清談坐折名理杖頭一陌衷言响响持鉢
通衢籲父呼天殘齒餘瀋謂生可捐腰懸銀艾手握銅
符焦喉灼舌敲朴追呼鐵面冷顏我軒朱轂袖出携囊
笑容可掬王侯貴士放諸四裔惟我低昂惟我軒輊先

生執獨行之小廉輕擅國之大權泥豎儒之陳言昧涉
世之真詮何見之偏何量之懷支先生曰汝謂通神我
謂戎首舉世混濁誰執其咎風靡景從莫可誨諭吾將
手箋衆醜告諸上帝俾麗水不波黃汞永閔委赤仄於
劫塵殫飛屑於翡翠大返飢食飽棄之淳風永無藉于
若輩行見貪夫袖手守虜消魂達人曠視介士還真目
分蒼素鼻別猶薰汝亦安能干帝者之命而泯泯焚焚
以禍斯民上清元君乃拍掌掀髯而笑曰有是哉先生

之迂也上帝有命畀以國柄六宗效靈山川助順先生
建議及我即有舌如蘇張顛如汲鄭且重趼而不前膠
口而莫騁也先生且休矣我視先生良用為憇踽踽涼
涼其何能淑蠹魚是侶鳥跡是復手之所握三寸枯竹
口之所咀千古糟粕以若所為而企我之轂殆沉淵而
索鹿也去我方遠奚我之嚙先生蹶然曰人有真宰士
敦雅誼汝聚耶匪予之欣汝散耶奚繇而憶如汝所陳
皇皇而求利者奚啻夸父之逐日剖腹而藏珍俄邁大

盜發篋擔囊或擅惡子飲博淫荒或水溺而火燹或骫
法而飛殃紛五家以共耗亶多藏而厚亡蓋貪取者有
掠刺之使踰分者遇剪幅之吏此尼父所為歎息乎執
鞭而烟戒于欵器我性甚拙我術甚劣不滿而撲左挹
右泄分定故也我心自愜在昔少年尚不汝須今雖盪
鏐鈇銑麟趾裏蹄北斗齊高郢塢均糈先生老矣無所
用之上清元君乃促膝附耳吐底裏曰毋謂既老百營
都息方有時政需我甚急今日都邑右文鳩工纂述得

我者白璧賁于黃壤失我者夷魂化為跼魄厥有狡夫
生前恣佚賴我居閒名揚簡帙亦有愿士好修自飭我
不彼與沈淪下隲南媛秉貞苦藥清冰匪我為介飲恨
九京惟彼河間垢聞傾城屬有瓜葛族望雲仍要以死
後貞烈擅聲十郎妬癡糟糠廢彥一朝身貴棄之若遺
新聯佳儷鼓瑟齊眉險側如茲邑里所嗤彼素契我義
夫首垂陵凹谷凸真清賈易錯香紛拏孰知紀律昔詭
生人今塗死裨昔鬻冠裳今貿枯骨昔亂朝常今迷草

澤力竟徹於重泉勢直傾於冥極我神一至於斯而先生敢於擯斥支先生曰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今吾之生也尚以形骸為委寓芬麗為桎梏甘貧賤以如飴撫烟霞而嗚噓矧伊身後又焉知天地之盈虛陰陽之消息誰毀誰譽何伸何屈上清元君締聞太息逡巡辟易俛而沉思爽然自失曰有是哉先生之迂也而終不我

易

支子
文集

貴賤相和換影仙賤物互乘貴價錢貴物互乘賤價比

相減餘為長法然先使總錢乘賤物後用總物乘賤錢
二數相減餘為實長法除之短法言貴物貴價各乘短
物價分明皆得全總內減貴餘為賤不遇知音不與傳

仙人換
影歌

今有錢四千九百九十五文共買桃梨五千個只云錢
十一文買桃九個又錢四文買梨七個問桃梨各若干
答曰桃三千二百八十五個該錢四千零一十五文梨
一千七百一十五個該錢九百八十文

大學衍
義補

法

列置

九個
十一文

七個
四文

五千個
九百九十五文

四千

先以上一十五

乘中

七個
七個

又以

四文
九個

得

三十
六個

以少減多餘

四十

十

四

一為長法

若求桃數價者以中下互乘置總錢以

七乘得

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五個

另置總果

以四文

乘之得

二萬

以減

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五個

為實以長法

四十一

除之

三百六十五個

為短法列二位

一位以九

乘得桃

三百

二十

百

除之

四十一

除之

八十

一位以十一

乘得桃價

四千

一

於總內減

十五文

桃數餘者即梨總價也

若求梨數價者却置總錢

四十一

於總內減

十五文

桃數餘者即梨總價也

若求梨數價者却置總錢

四十一

於總內減

十五文

桃數餘者即梨總價也

若求梨數價者却置總錢

四十一

於總內減

十五文

桃數餘者即梨總價也

若求梨數價者却置總錢

桃數餘者即梨總價也

若求梨數價者却置總錢

以九乘之 又置總果以十一乘之二數相減餘一萬

○○四 為實仍以長法 四十一 除之得 二百四 為短法

列二位 一位以 七 乘得梨數 一位以 四 乘得梨

價 求桃者以梨價求之 同上

班孟堅作史叙魯朱家者流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趨人之急甚于己私厚施而薄望既以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繼復持錢二十萬助給徙民式田畜為事當時聲名曾

不足擬俠士及在位亦無奇節然迺獨入列傳焉豈非

朱家者流止能擅名鄉邑而義在朝廷者惟式故耶

歲談

窶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輒屈指而籌之若干緡買宅若干緡券田若干緡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其妻詰之而得其故泣曰窶甚矣方得錢也不以生息而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鬧不已隣人聞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憫汝之困朝夕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酬宿負已又聞之間胥閭胥曰是則逋公稅而不償者也

幸而得錢尚不即輸官乎乃繫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
審其為夢也曰汝敝民矣夫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
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娛其心志哉乃杖而遣之玄冥
子曰今之不為寡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艸莽而困於百
需也朶頤於富羨者久矣一旦脫跡編氓而階尺寸之
柄遽擬王侯之尊貴而欲淫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
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矣亦何異於夢錢而妄籌者哉

同上

梁武帝怠棄萬機邊將使使奏事謁者求賄三月而不通遼左之戍請餉曰所須幾何曰三十萬緡曰若是其多乎卒不許諸浮屠欲易貨也而給帝以祝釐曰非大齋供不可問其費曰須七百萬緡曰何少也敕右藏亟與之諸浮屠宮闕服食侈于帝居衣綺縠文繡而乘軒結駟者道相屬也侯景作難州郡告急帝不與兵曰佛在何能為乎景兵日逼流舟積白始遣使徵發遠近莫應曰佛可使也以三十萬緡餉戍而不許以七百萬緡

祝釐而為之柰何舍其所養而用其所不養乎檄如羽

馳兵卒不集景遂入據宮闕逼帝遷於臺城餓而死

同上

昔宋蔡條著古器圖說極言當時好古風盛至元符間
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典及大觀初乃倣李公麟考
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故有一

器值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天下塚墓破伐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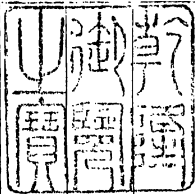
談子

嘗聞劉文靖詣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詣曰
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為

貫索更鈔也韓魏公為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
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為相永叔為翰林
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即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為

魏公一齊穿紐矣

箴談



錢通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錢通卷三十一

明 胡我琨 撰

閏二

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夢游錄云官府
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
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
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

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

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

輟耕錄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紺冰而平理彈之有聲輦

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滎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

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個痴人

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代醉錄

真宗問唐酒價幾何丁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

謂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

對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陵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詩中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噓者曰太白謂美酒耳老杜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似也詔化基之孫王楸曰郭生次象嘗與僕論唐酒價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

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
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
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
權得興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
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
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
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
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肆釀酒解收直三千此

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數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
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
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
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一斗直千文此
可證也按武帝設權酤官昭帝罷之賣酒升四錢然則
漢初斗酒四十錢耳酒價甚微且隨時高下似不必遠
引博證偶因前人之說記此以資一笑

同上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有鬻餅者每早過其戶必聞謳歌

因召之與萬錢令多其本約曰取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召問之答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隋唐
嘉話

蘇五奴妻善歌舞擅名一時人愛慕之且有姿色有邀其妻者五奴輒隨之人欲五奴沉醉多勸之酒五奴曰若肯多與我錢雖吃鎚亦醉不須酒也

陳疔瘡亦京師乞兒也每負母乞於市余素喜施以其負母也施倍焉及門無厭門吏云此輩窘於食每負他

人媼詭稱母實非母也余惡其偽絕之後數月向余曰
母病危乞一席為藉吞聲泣不能語余亦泣予以錢五
百為棺具使人伺之買棺倩一人輿舁埋其母於城南
亂塚中竟日哭余悲之明日使人饋食死於墓傍矣蓋
真母也余悔甚斂而葬之為傷心者累日乃逐門吏

瀘南有秦吉了者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三十萬買焉
主人告之曰吉了我貧將賣汝於夷吉了曰我漢禽也
不願入夷不食而死叔簡氏曰亡宋諸臣漢衣漢冠北

面而臣胡主亦聞吉了之言否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唐祖為互市許發兵送入關多少隨所欲祖引見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祖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贖之不足為汝費

學海

李允則知雄州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

詰答以無有益他謀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
乃殺謀

錢惟利于用也天下共貴之假此錢之襍聚如土泥之
在也必有不盡用者矣夫錢也而不盡當於用豈其外
服圓而心方正者足貴乎嘗笑和嶠之錢癖蕭宏之錢
愚知錢貴矣而不能貴錢徒積之於無用也何如金錯
囊垂罄者用之盡為不沒錢之利哉

淇筠
志感

天下之遞相使也則人不愛其力矣曰此鬼道也嘗聞

之可以使鬼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今有忠信之士負
戴莫能勝而竭誠于市途以求代吾勞者雖素所知識
未必其與樂也惟操百錢以招之則雖盜蹠之任忻忻
焉爭為之奔走矣今天下皆可以錢使者不聞其以誠
使也故曰鬼道也

同上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尚為賢良國人鄒長
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
以與之又贈以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土粗物也錢重

貨也入而不出聚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

者將以撲滿之敗可不戒歟

西京雜記

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于是聚錢數十

萬貿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于代

隋唐嘉話

太原竇不疑為人有膽勇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鬪

鷄走狗擣蒲一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

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尺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

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不疑

欣然請行迨昏而往衆密隨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乃還諸人笑而迎之因授之財不疑盡以飲焉

紀聞

祝鷄公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千餘頭皆有名字暮棲樹下晝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錢輒置去之吳作池養魚後登吳山鷄雀數百常出其旁

列仙傳

唐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

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為魏丞烏

朝野僉載

金錢花梁時荊州掾屬雙六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

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太平廣記

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馬

嵬媼得鞵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

國史

補

賈人張弘者行至華嶽廟前忽昏惰前進不可繫馬於
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寤逐而及之樹

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為一枕獻於廟守廟者常以匱鑠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聞竒錄

晉王浚與東嬴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鄴中奔潰頴將數千騎奉晉主南奔倉卒無齎中黃門被囊中賫私錢三十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晉主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晉主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云一卦
帛十足歷旬人皆不請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
取帛如數卜焉卦成知微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
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請為韻曰兩頭點土
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

酉陽

襟祖

董昌求為越王朝廷未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
累年貢獻無算而惜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曷

若為越帝於是吏民獻謠讖符瑞者無筭其始賞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甚多減至三五百錢昌曰讖云免子

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

日卯時此吾稱帝之秋也

學海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之

山堂肆考

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

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
蘇仙公名耽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嘗與母共
食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先生以筋插飯中携錢
而去斯須鮓至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
縣去此百二十里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時
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明
曉舅果到如先生言

鎮將姓丁是江西廉使劉公親隨一年後得替歸府劉

公已薨忽一旦於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望江南
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叙舊事執丁手上酒樓三人共
飲數斗丁大醉而睡伊風子遂索筆題酒樓壁云此生
生在此生先何事從玄不復玄已在淮南雞犬後而今
便到玉皇前題畢夫妻連臂高唱而出城其丁將於酒
樓上醉醒懷內得紫金二十兩

仙傳拾遺

唐韓文公愈有疎從子侄自江淮來年甚少吏部令學
院中伴子弟不近詩書唯與小臧賭博或廐中醉卧五

日三日或出宿於外吏部懼而勗之因問所長云善卓
錢試令為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
一穿之無差失者又於五十步內雙鉤草天下太平字

點畫極工吏部甚竒之

同上

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為人知時東市子賣
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
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驚問何用答曰余善此
樂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

處并具有酒明日專候榮顧且各邀聞名者齊赴乃幸
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
讌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
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所知此樂賤工之
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破之昇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
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為建安王辟為記
室後拜拾遺

獨異志

張鷟為河陽縣尉日有一客驢韁斷并鞍失三日訪不

獲告縣驚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錢驚
曰此可知也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餒處驚令撻其
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

朝野
僉載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
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
酉有空反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章
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變色而

去

前定
記

唐隴西李知禮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稍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齋箱箱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謂此婢及姪女遊戲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見一鬼挺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侄女持紙錢絹及飯饌為奠禮當時所視乃是銅錢絲絹也

冥報記

楊正見常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即日便合登仙所以遲

迴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翫之以此為隱藏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

集仙
錄

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崔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為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為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

愈苦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不見後數日因遊海
光寺遇老僧贅于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
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此山下有任翁者藏鏹巨萬
亦有斯疾請為書導之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
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有錢十
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畱彼煒善絲竹聞主
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固請其琴
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

傳奇

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門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亦不見家屬詢問閭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貫王老更無他業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因與往來漸加禮敬言論漸密遂云善黃白之術

原化記

寇萊公貶死於雷詔還葬雒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挿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

名臣傳

晏元獻公為館職時天下無事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

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玩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

其誠實

自警
編

江陵有郭士郎者資產甚殷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有
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
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耽悅煙花迷於飲博用過大半
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于鬻爵者門以白
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罹王仙芝寇盜
舊居都無舍宇訪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數間茅舍之
下囊索蕩空旦夕以紉針為業生之行李猶有二三千
緡乃傭舟與母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忽大風舟沉生

與一稍工拽舟登岍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漂於怒浪投於僧室母氏以驚殞生遂寓居永郡孤且貧遂與往來舟船執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為捉稍郭使

君

南楚新聞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者彎弓數百斤常於球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球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尺其妙如此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

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救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後漸無驗遂絕

王陶字樂道拜觀文殿學士微時苦貧其友姜愚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鍤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負錢買酒肉薪炭與陶大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

徽州新鄉往謁之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

舜為父母淘井將銀錢安灌中與父母

史記

譙郡有功曹嶠天統初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于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嶠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鳥于嶠山乍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

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

酉陽雜俎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常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抗耶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為屈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鈎致得之喜見于色質曰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慙沮為薄其罪

程顥字伯淳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

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伊喇鄂爾多一名巴沁初為博州防禦使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於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鄂爾多陽怒械繫之捕其隣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

有士嚮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齎也祈所知
納於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寘之夜囊一日
醉指囊示人曰莫輕此囊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
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牒于水盜為吏
所捕得其狀樞機之發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

也

因話
錄

原武鄭公戩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賭彩選一坐盡

負獨戩贏數百緡

青箱
雜記

宋王恭簡公巖叟知開封賈人曹讀以物產貿易萬緡
市僧稽遲逾年止輸其半一日讀聞戶外有錢聲償錢
俱足甚怪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事矣公治開
封不用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而老奸自然畏慄

山堂

肆考

唐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
正起復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布與妻子及賓
客決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

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
賣田產得錢十餘萬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後布
為魏博將史憲誠鼓煽其功不成遂刺心而死

同上

唐大厯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
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
至市區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
犯山下黃氏者蔗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
為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

其法

王灼譜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艇欲從何山路往易村登舟未幾即偃卧自取葦蓆蔽其上舟纔一葉展輒款聲必相聞而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懼汗流復覆之凡行六七十里始抵岬步扣舷警之奮而起則儼然人形與初來時不少異腰間取錢二百償顧直舟人不敢受道其故婦

笑曰切勿洩言我從城中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則歸

矣

夷堅志

漢鄭弘為靈文鄉嗇夫行官涼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為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類林

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

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

錢樹子倒矣

樂府雜錄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父詣糶每還錢與米問之子

也因相抱泣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類林

宋曹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翰泣謂曰衆口乏食貧不能活以祇封故衣一包願質錢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帝

惻然憐之乃召還

山堂
肆考

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至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摘之曰汝且死彼書券抑以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誤死遂以寔對壽昌立取子良

正諸法

同上

承平舊纂舉進士不第者有供酒食之費謂之買春錢

同上

宋俞澹字清老曉音律荆公喜之一日見公云吾欲為浮屠無錢買祠部公欣然為買祠部約日祝髮過期寂無聞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祠部已送酒家還債矣公大笑

孫嵩字賓碩任俠好義趙歧為唐衡所捕逃之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入市觀見歧疑其非

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耶販之耶歧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歧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乃載之歸後仕至太僕賓碩亦仕至

豫州刺史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仙人過其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質酒錢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

也女仙傳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

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公公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

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語於人

朝野遺記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

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珍珠船

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於朝得百僧

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

之曰蘇公堤焉

鴻書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遂挾多貲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

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

不見星惟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

臨安志

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梅妃所在不可得
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
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

可得

亘史外紀

市人方某鬻陶器於儀真壩上山東客以貨交常時取
辦窳者方度高處有官陶數聯嘉靖回青料也每聯索

錢二千貫山東客求一視方憚不許曰非爾售者視何為哉客即出錢滿二千貫接器入手粹於地顧方曰奚足辱我遂揮手去意揚揚自矜方以為辱已亟追而坐諸堂悉出其器視之曰同否曰同因推而碎於地語客曰嚮者聲一呷爾不若此有餘韻也客靡然而退

同上

直何山之東者錢山其下有錢山漾又五里為衡山左傳襄公三年楚子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即此

湖州府志勝

龍川別志云慶歷中閣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

信使僥求諸事沿邊皆驚亢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為屏人迺曰閣使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閣使所與非其人也

如我迺可與耳

直隸名勝志

貞元中有僧曰少康者乞食睦州城中每得錢即誘小兒念佛號一聲與以一錢因於高峰建道場集衆念佛衆咸見佛出康口中坐化之夕有光照焉龍山山色為

之變白云

嚴州府志勝

定光多寶塔在法雲寺之西唐黃滔記云天祐元年瑯琊王公造為先公司空先秦國太夫人元昆故司空薦祉于幽陰塔之制塹地深五丈初塹及二丈時忽有榮光起於穿中駭而視之有寶珠如拳承以金錢璀璨奪目故有定光之名甃磚為心構木其外俗呼柴塔

福州府志

勝

治官西世人謂之鼓鐘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錢城

西阜下有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山海經曰鼓鐘之

下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

山西名勝志

塚記云晉王昏墓在縣南之樓崎山墓軌螭形魚文貫

以柳或為錢狀旁有文云晉永和十二年

台州府志勝

羅源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橫陽江流其下受西南諸

鄉之水滙為順溪東流過周輿又東南流注逕口江入

海又五里有鳳山臨江綿亘數里舊名錢倉以其石鏵

中有錢流出故云

温州府志勝

按澗水在縣北五里又二里曰羅洋山即大富山也羅洋水出焉又十里曰瀉水成瀉水入焉又十五里曰板石湖又二十里曰澇塘河又十里曰銅官渚舊傳是楚

鑄錢處

長沙府志勝

宋元豐間樵者見五色禽翔集山上政和元年建迎釐觀於山麓宣和間有道士王文卿來遊每出鄉市遇兒童則戲索一錢盡雷於其掌令握固行數步開掌則雷

聲霹靂謂之賣雷公

邵武府志勝

顏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飲

本傳

齊俗尚烏紗巾家家踊貴其一家特榜其門曰本家每

頂只賣八百文

小說
艾子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即今之丁銀至於租稅之類皆以穀帛綢絹等物輸之於官不盡取錢也今別租銀差役皆納銀錢於官不准本色民間以穀綿絹布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餘存留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穀布等物隨

有上納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
累官府有羨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準也惜其以避忌
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耳

筆塵

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為幣雲南用海巴即古之

貝也

同上

唐時禁京城旬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
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
者衆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

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
叫號凍餒充滿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
為公卿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每逢
呵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為美談此所謂惠而不知
為政也身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所闕廷之下流離
叫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一錢以為私惠若巷里婦人之
為者豈惟不知職掌亦非所以壯國容矣筆塵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為白土畷夫漢

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
廼勅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言其郡縣為表上
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為更生鄉也

水經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
理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
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

同上

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
天下文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

為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亭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符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

同上

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取婦祭於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約諸三老曰為河伯取婦卒來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呪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粧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

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
為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於河中有墳曰何久也
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磬折曰三老不
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
伯取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

俱同上

玄妙觀在府治東北唐曰開元宮宋為天慶觀有何中
立者本淮陽書生一旦荷簔來寓觀中佯狂妄談久而
皆驗卧草中以其垢穢晨起必溲於吳江吳江至郡四

十五里而往返不數刻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摧毀白之
何何因求疏軸云來日自有施者至期果有朝使來徵
何以疏軸授使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者上聞益竒
之遂出內帑緡錢數萬以答其意

蘇州府志勝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傍有小山高
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
地瀦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厯間蘇子
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為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

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

同上

夷堅丁志云武寧縣有復唐村乾道己丑一日白晝大雷雨牧童見電光中龍鬪良久雷霆數聲二龍奔解一物如車輪自半空墜入田中衆童競取之其光漸微大僅若鳧卵圓明如珠富人余氏易以數十錢映空而視中有形如好女

南昌府志勝

碁子灣在縣西北二十里有石如碁子若取之者以紙

錢拋山下取勿揀選取畢視之黑白適均

廣東名勝志

本志云州西資聖院金錢井每月明輒有金錢影浮水

上又云州治內有玉環井形如玉環因名

四川名勝志

東原上有紅崖治其地產銅舊有錢官又三十五里之

洛源監亦錢官也

陝西名勝志

香泥洞在真源聖祖殿前後有大楓泉出樹中投錢取

水洗目能去翳

安慶府志勝

古義泉相傳諸葛武侯所鑿侯慮城中無水乃接筒引

水後守亡藝以權水取錢待制王龜齡乃罷之

四川名勝志

其貿易用貝滇載記曰貝者肥也方言也一貝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九索當白金一錢按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秦乃廢貝行泉王莽時大貝四十八分以上二枚為朋直二百十六牝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值五十公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朋每枚直錢三貨殖傳云貝五種大貝牝貝公貝小貝不成貝雲

南所用小貝之尤細者郭景純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為
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易則資犯而不過蓋用泉則
有揀選之弊貝則枚數而已南中猶有太古之遺風歟

雲南
總叙

容齋隨筆云淳化間嘉州士人辛怡顯使南詔至姚州
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
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
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並設

酒脯請先祭享而後渡焉

四川名勝志

卓王孫宅在州南五里基方十里耕者往往得銅錢按史記卓氏之先趙人秦破趙遷卓氏夫妻推輦而出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乃求遠遷致之臨邛華陽國志臨邛有古石山出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廟漢文帝以銅鐵賜官者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匠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寰宇記鐵山鑄錢卽此山也

同上

記略云予得三巖于榛莽間其一呀然雲際天光內通如月半破一似巨龜殼側倚巖下一窪中隆前卑後昂狀如覆鼎上有陰壑刀布藏焉樵者百方力不能到下有磐石螺蚌附之疑古海漸於此因名三海巖又有無名氏碑記云刀布懸若非人力取

廣東名勝志

夢溪在朱方門外吳興沈括嘗夢至一處小山山下有水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曰無外者為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錢三十萬得之元

祐初道京口過所買之地即夢中所遊處嘆曰吾緣在

是矣遂築室居焉因以夢名其溪

名勝志

錢石山在縣東北六十里湘州記云山狀四方如臺巨

石三面壁立上有碎石如錢

廣東名勝志

點蒼山脚插入洱河其最深長者惟城東一支與喜州
一支也南支之神其形金魚戴金錢北支之神其形玉

螺二物見必有禎祥

大理府志勝

宋郡守余授朱纓堂記蠻商越駟羶裘椎髻交錯于闐

閩中寰宇記蕃部蠻夷混雜之地元無市肆每漢人與番人博易不使見錢漢用綢絹茶布番部用紅椒鹽馬

之類

四川名勝志

宋時七月十五日村郭設會寺僧盡赴惟留智儼一人已而胥村人來寺強之同行至舟中見捕蝦者從買一斗索水噉之無遺謂漁者曰齋回還汝錢登岼前行至齋家因不得上座令席一飯而無襯錢還見漁者索錢儼曰還汝蝦復索水飲隨吐活蝦盈斗還之

松江府志勝

鑄錢巖在南城縣東五十里覺海寺一望間其岩在平石之際橫廣數丈中有石座高數尺上豐下殺宛如佛龕石背有小竇僅廣三尺斜袤深下以瓦石擲之如撞石鍾移時方息里老云昔巖中多破壞古錢因以為名

建昌府志

廬陵縣坊廓鄉永和市中有山曰金鳳池曰金錢觀曰清都蘇子瞻自儋耳來游留書清都臺三字其上時與黃魯直戲擲金錢於池中開花如金錢至今猶盛

吉安

府志
勝

郁離子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其不可赦者也惡逆殺傷之類也一代之私禁其可赦者也茶鹽錢幣之類也

千一錄

凡鑄造審其模範計其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鑄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凡五等鼓鑄於京師進於內府而頒之諸省亦如之

吾學編

載酒堂蘇東坡有詩并序云僮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

南偶與使君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

為釀錢作屋余欣然許之名其屋曰載酒堂

廣東名勝志

洞元觀有紹興中道士孫野仙服石元丹遂斷穀時食

酒菓而已乞錢即買酒既醉即擲餘錢與丐者

四川名勝志

昔王子瑤華陰人自云王喬之裔以晉永嘉中自玉笥

來泰和即黃茅岡築壇醮籙感白鶴翔舞事聞賜名白

鶴觀給錢千緡買田贍之

吉安府志勝

錢通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錢通卷三十二

明 胡我琨 撰

閏三

秦用尉繚之計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其後漢亦以其計間楚及淮南謀漢所憚不可下者獨汲黯耳

千一錄

漢文遺詔薄葬未幾而盜發園瘞錢當時孝景與其臣

未能盡遵詔耶虛地上以寔地下無益有害曾是以為孝乎

鼂錯論貴粟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阡陌字稍訛耳而解者乃以仟伯為錢使古文作鄙語矣

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宜令以錢還民不必詣閣自言是有求知之嫌矣其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辭近於佞佞以求知君子所耻也

錢塘其始郡議曹華信募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來者

如雲謬云不復用上皆棄而去塘成因名夫食可去信
不可去功以詐成者寧可以再幸哉小人哉議曹何可
取也原錢塘之名非始此史記秦紀載之矣

士不至饑餓不能出門戶不宜言貧杜子美囊惟一錢
食栢拾橡則窮甚矣及卜成都草堂有高下亭臺酒有
舊醅鵝鴨長數茗飲蔗漿水檻扁舟色色略具亦足以
耽詠遣愁無憂溝壑也

孔祐隱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萬斛視如瓦石

夫數百萬斛錢在野豈獨一人見之亦豈有不為人所取者耶史言其至行通神意者鬼神明以試之而寔非錢也志士明此義則取非有必弗為矣毋為鬼所戲耶

俱同上

西門豹為鄴令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兵甲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

梁朱友珪遽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犇之子
太祖之婿也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
大梁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
得其一言諭梁軍吾事立辦友貞乃遣腹心說楊師厚
曰友珪篡弑人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
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
之曰方友珪弑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
改圖可乎或曰友珪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

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

劉景通季年畫策備邊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邊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楮幣裊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

皇明百將列傳

宋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嘆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即時至

此不遣郎有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為正室

江南別錄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史釋

推礬者唐于晉州開成三年罷之宋律白礬出晉汾州坊州綠礬出磁州隰州各置官典護戶有馱錢陳止齋

曰私礬之禁為契丹北漢設也本朝不設礬官亦無礬

禁大明律私礬一條當時修者失于刪除耳

丹鉛
總錄

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

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

漢司馬遷
日者列傳

古者民曰編民書所謂彰善闡惡表厥里宅今之坊牌
卓楔排門粉壁是也古者卒字以衣卒衣有題識三代
之畫衣冠秦之赭衣也古樂府鴈門太守行有云移惡
子姓篇著里端又云則用錢三千買繩禮竿即書其惡
跡以標示戒即莊子所謂竿牘也

丹鉛
總錄

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童子皆得飼之已而
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為戲因而賣與人守

門以為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

轉見大牛而驚矣

同上

近日議丘文莊著述者惟劉健謝錦王瓊耳劉閣老嘗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愧甚

皇明從信錄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於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為名宦予考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為

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

二車助為錢緡

丹鉛
總錄

初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嬖人韓嫣白之帝曰何為不早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泣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

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男女各一人女

嫁諸侯男號脩成子仲以太后故橫于京師

八編
類纂

順帝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增封十郡下詔禪位于齊
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
以板輿入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
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
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
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

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

帝所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自山陵之後即與諸人微服遊走市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取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鬱林即位未期歲所用垂盡

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
劉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

劉胥武帝子封廣陵王始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
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湏使下神祝詛女
湏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
多賜女湏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湏良巫也殺
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
湏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

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
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
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

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恠之愈益治攻戰具積金
錢賂遺郡國遊士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
為中訶長安約結上左右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日小見到正
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

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

日

俱同上

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

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

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繇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

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繇是罷役

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晏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

李綱對曰道君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綱以前語具劄子奏知而道君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

太宗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魏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

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
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
有爭道勿為形跡也

黃裳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
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
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
憑昭州原載不問

謝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

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
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
淮士張孝忠逆戰團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
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
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已而賣
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
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
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遘災稱

俱同上

疾偃仰自逸一被冊文得賜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昇平其可得乎

函史

李少君故深澤侯舍人匿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何所人愈信爭事之

異教考

昆弟諸公暇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

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

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本傳

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
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

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陳子昂傳

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法
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本傳

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

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取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繇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寘之官告院

同上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

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
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
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
以百人為額

大學衍
義補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
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
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

經濟
編

孝武時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

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因大赦勝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黃霸為揚州刺史夏侯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傅受詔選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于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本傳

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
任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

唐王

叔文
傳

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檀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錢乃已

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入斬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

得毒等衛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
狗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

家房陵

左編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着破衲臭穢不可聞
懸一燒餅行歌於市自稱呂貧子洞玄宮前有米賈常
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冗且厭頻來擲一錢與之誤墮
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
宿東岳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間賈駭踏錢事往尋之

而已死矣尚為藁葬後十餘年賈為縣所役解銀藩司
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
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貧子曰
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着以雙草履使
閉目行誠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碓也行
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今辰所發
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呂仙祠

粹語

舊唐書西戎傳曰康國生子必以膠置掌內欲其成長

掌中持錢如膠之黏物

徐兢高麗圖經曰廣化門東南即鑄錢監他貨皆以物交易唯市藥則間以錢貨

魏略曰東沃沮國嫁娶之法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
傳燈錄曰城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
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

後周書異域傳曰波斯賦稅准地輸銀錢

隋書西域傳曰波斯國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

新唐書西域傳曰波斯國偷者輸銀錢

余按地賦口算盜罰當是三種諸史互舉其一何也又按西域記云波刺斯國舊曰波斯貨用大銀錢戶課賦稅人四銀錢然則波斯波刺斯一也唐史云波斯居達遏水又于他國旁出云波斯治蘇刺薩倘那城賦稅口出四銀錢二書所載口稅同而史氏不於波斯國表見豈誤以為二國耶

隋書西域傳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女王死國中則厚

歛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
舊唐書西戎傳曰中天竺國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
以贖罪

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
其錢

西域記曰那揭羅曷國昔如來在世之時牧牛之士以
金錢買花供養受記又云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
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

西域記曰健馱邏國有貧士得一金錢願造佛像酬工尚少復有一人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了是時受二人錢共畫一像

西域記曰室邏伐悉底國王威風遠洽臣諸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一使人剃髮輒賜一億金錢

西域記曰羯若鞠闍國有佛牙長餘寸半士庶瞻仰監守者繁其喧雜權五重稅欲見佛牙輸大金錢

西域記曰鉢邏那伽國城中有天祠靈異多端衆生於

此祠捨一錢功踰他所施千金

西域記曰婆羅痾斯國有隱士遇一人悲號逐路以五百金錢遺之

西域記曰摩揭陀國有伽藍其地本菴沒羅國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

西域記曰伊爛拏鉢代多國者一長者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一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

西域記曰橋薩羅國王為龍猛菩薩鑿山建立伽藍記

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金

拘胝者唐言億

阿育王傳曰摩突羅國有長者出錢於山中作精舍又一長者鑄錢財衰耗唯五百舊金錢在詣尊者龜多所而求出家

韋節西番記曰康居國以六月一日為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在國域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于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也

四分律曰佛在舍衛國時舍衛城中諸長者集會先有

制其有不至者罰錢五百

後漢南蠻傳曰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後漢南蠻傳曰秦昭襄王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弩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夷人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

後漢南蠻傳曰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

寶錢口四十

僕按玄帝道家所尊天樞北極相傳昉自黃虞代著顯赫神靈威武掃蕩邪魅所建宮宇若泰和若齊雲動發內帑金錢不貲歲時享祀俱領於祝官乃者曷為著靈于浦豈浦斗度分野所隸而北極玄武實係斗牛七星之神度有專屬故神有專嚮理或然也

江浦縣志

葉法善字道元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

歸傳其旨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
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玄宗以玉笛奏曲時
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於
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

錢以進

集異記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
首倡大義河北諸郡待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

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
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
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
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
四支無不隨所使矣

會編

蒙古立砲攻洛兵圍其三面強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
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慙
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

金史

林靈素置千道會設高座令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之亦得飫餐若施錢然

史函

陳平用陸生之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經濟編

漢譙玄以王莽居攝變姓名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蜀

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玄不肯起賜以毒藥
太守乃自齋壘書至玄廬玄子瑛泣血叩頭于太守曰
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
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
藏田野終述之世

同上
編

慕容評為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
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王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
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

左
編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其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諫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為寇三年雖常得逞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此以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至此

社稷之福也

同上

昌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
給太原九姓羊錢十萬帝怒召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

抗即尚書省鞠之

右編張說傳

侯景取梁主之女溧陽公主甚愛之景請簡文禊宴于
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

並令走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

左編

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

捷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宏淵副之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符離府庫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疋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絛囊羊粃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鬪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

是悉無體統矣

同上

唐德宗以宦者為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以問判度支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大學

衍義
補

蔡京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

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
徽猷閣待制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
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
觀作太盛樂制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杯
三山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
淫及於艮嶽矣

左編

錢通卷三十二